夷堅志

夷堅丙志目錄

卷第三十一事

卷第四十四事

卷第五 十三事

卷第六 十三事

卷第七　十七事

卷第八　十二事

卷第九十四事

卷第十 十事

卷第十一 十六事

卷第十二 十三事

卷第十三　十三事

卷第十四　十三事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十六事

卷第十七

目録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十五事

夷堅丙志目錄

夷堅丙志卷第一 八事

九聖竒鬼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沄與何氏二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與二甥皆見神將着戎服長數寸見於茶托上飲食言語與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挾與偕去追沈母之寃項刻二至形如生身化爲流光入母頂疾爲稍間沄歸夸語薛族神其事時從女之夫家苦魈

怪女積抱心恚邀安之視之執一魍馬狀類猴而手足不具神將白其三逺遁請得追迹俄甲士數百建旗來前旗章畫三辰八卦舒光爗然器械悉具弩梁施八龍首機藏柄中轠一機則八龍張吻受箭激而發之躍如也無何縛三魍至又執二人一青巾一鬉髻皆木葉被體命置獄考竟地獄百毒湯鑊剉碓隨索隨見鬼形糜碎死而復甦屢矣訖不承安之呼別將藍面跨馬者訊治叱左右考鞫親折鬼四支投于空而

承以槊大抵不能過前酷而鬼屈服受辭具乃宅旁樹刳其腹得一卷書曰此女寇也投之於口亦入其頂中是夕小愈明日神將言賊黨三輩挾大力不肯就逮方以兵見拒請擊之遂發卒數萬且召會城隍五嶽兵偵候絡繹既而告敗或有爲所劓刖竄而歸者曰通郡郭爲戰場我軍卷鬬皆不利又遣鐵幘將率十倍之衆以往亦敗安之色不怡燒符追玉笥三雷院兵爲援會日暮不决後二日始有執旗來獻捷者

如世間捷旗而後加謹報二字得一酋冕服而
朱纓械之大青鬼稱爲雷部憑空立雲氣覆冒
其體鼓於雲間霆聲再震金蛇長數丈衆電光
入幽圄中沄及何甥謂與常雷電亡異而餘人
不覺其夜神將曰聞遠方神物爲諸鬼地且將
刼吾獄命檻車錮囚於内羅甲卒衛守安之焚
楮鏹數萬以犒士既焚則已班給人纔得七錢
數日女疾如故安之復領神將來曰女寃又爲
鬼所奪矣於是解髮禹步仗劍呵祝每俘獲必

囚之何甥自是無所覩沄見神將形漸長大如人揖李宣就席與論鬼神之事曰是非眞有原皆起於人心人心存而有之無無有有蓋無所致詰又語沄問學曰當讀睿智顓頊兩先生丈集告以世無此書曰書巳爲秦政焚滅矣承烈先生者顓頊先生子也其意蓋指帝堯及文王武王又曰人無信不立果知自信則先王之道可由學而致宣外甥久病瘧女兄覩此事敬異之神即傍顧曰聞親戚閒有鬼瘧可并案也安

之不許明日女兄來假室治甥病神降者三人其一類左司公呼宣小字曰虎兒吾汝父也今爲天上明威王位在岳飛右吾兄吏部嘉言待制弼姻家孫祕丞端朝分將五雷兵亦爲三明當與孫公過汝宜治具以待凡捕得七鬼悉繫獄迨夜下漏呼囚大略如人世明日神將來甚衆自此不復離堂戶或稱南北斗眞武嶽帝灌口神君成湯高宗伊尹周公陳摶司馬溫公者又言堯舜在天爲左右相文王典樞密孔子居

翰苑其語多鄙野可笑閻羅王續至望神將再拜謁勑陰吏索薛氏先亡者得男女十有六人宣父母及外舅孫公咸在皆公服帔裳一家婢僕悉見席罷曰獄事未竟明當再來今日饌具殊薄惡後必加豐令足以成禮遂去獨留兩偏將徼巡沄出見吏士塞途所經祠廟主者迎謁一走卒還白曰上天以下元考功吾王轉飛天大神王以元帥董督五院矣五院者安之所往法也宣兄寧仲竊怪之誦言曰此奇鬼附託不

足復祀宣曰鬼神固難知既　吾先人安得不
忝神將稍不懌爲奏誣寧仲等不孝請于帝滅
其筭旋得詔報可意欲以懼宣明夜十六人復
集自設供張變堂奥爲廣庭幄帟皆錦繡器用
皆金玉男子貂蟬冕服婦人褘衣侍女珠翠金
石備樂如塤箎柷敔之屬沄所未嘗見酒既酣
奏妓爲潑寒胡曼延龍爵之戲千詭萬態聽其
音調若因風自遠而至伶官致語多讖未來事
或誚不已信者皆麤俗持兩端自相繆戾頗覺

人議已左司者哭而言曰汝謂死而無知可乎殆有相熒惑者非汝之過可繪我與孫公像并所事神將祠于室宣曰大人死為天神甚善子孫當蒙福不宜見怪以邀非正之享今其絕影響勿復來應曰諾詰旦卧未起妻淑者祕丞女也亦疑以為不可復祀宣未對所謂左司祕丞者已泣于床隅曰眞絕我乎淑曰阿舅阿父幸見臨何為造兒女子床下皆大慟曰汝言是也吾即去遂跨虎以出淑謂長姒吾翁吾父皆正

人必不爲此殆是假其名而竊食者語竟即有騶先二人來曰此等皆妄也眞飛天王使我捕之宣叱曰汝輩魑魅亡狀又欲以眞飛天誑我妆劒擊之則復其本質少焉盡室皆䰠移時乃沒明日沄誦書堂上又有啓户者曰二䰠已伏誅吾來報子宣以劒拂其處血光赫然它奇形異狀者踵至皆討窮捨去其一槊辟於廷曰晝日吾無可柰何夜能苦子耳及夜徑來逼沄宣抱之於懷䰠將以物寘沄口宣掩之沄於手中

得藥投諸地有聲隨宣指閒瘡即隱起已又
食器中淑取食之無傷也夜半不去沄困急悶
悶不自持默誦周易乾卦似小定既而復然淑
取眞武象挂于傍沄覺如人噀水入身中冷若
氷雪魈化爲光　穿牖而滅精神始寧薛氏言
呼道士行正法魈歷指其短惟不及張彥華偶
隨請而至魈詐稱舊僕陳德華叱令吐實曰我
西廟五通九聖也沈安之所事皆吾魈屬此郡
人事我謹唯薛氏不然故因沈巫以紿之欲害

其子今手足俱　請從此別華去之明日妖復
作攻浤益甚華始命考召浤見神人散髮飛空
乗鐵火輪魅以藥瓢迎拒之人輪皆喪九聖者
自稱神將著紗帽赭服與道士並步罡躡水略
無忌憚華歸焚章上奏掃室爲獄寘灰焉明旦
閱灰跡一鬼一婦人就縶獄吏朱衣在傍立空
中鬼反呼正神爲賊將言曰勿得以戈揕我我
爲王邪佐鐵心不腸人也汝何能爲趣修我廟
乃已宣不復問領僕毀其廟悉斷土偶首初浤

夢爲羣猴舁入穴青色鬼牽虎齗齗然於是
其像廟既壞邦佐方引咎請於浤宣還家續
七人至其一自名蕭邦貢浤呼曰神將胡不擒
此即有大星出中度雲烝其下三魈扶搖而上
旋致于灰室其四脫走火輪石斧交涌雲際凡
俘鬼二十一皆斬首其十五尸印火文于背曰
山魈不道天命誅之其六尸印文稱古埋伏尸
不著墳墓害及　人者竿梟其首以徇是夕啓
獄灰迹從橫凌亂而縶者才五輩將上送北鄷

金甲神持黃紙符勑示沄上爲列星九中晝黒
殺符下云小大鬼神邪道者並誅之沄錄示華
華喜曰上帝有命矣質明詣獄問吏吏白制勑
已定行刑可也首惡非王邦佐實蕭文佐蕭忠
彥李不逮餘不可勝計姓名不足問也甲卒以
木驢石砭火印木丸之屬列廷下吏具成案律
書盈几呼軍正按法一吏捧策書至曰已有持
旨無庸以律令從事先列罪於漆板易以朱榜
金塡之立大旗書太清天樞院下揭牌曰奉勑

神將行刑吏以引示法曰有勑諸䰟并其所偶一切案誅之五雷判官者進曰元惡㦸以陰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餘陰雷擊之引三䰟震于前酌水灌頂旋復活如是三擊乃死以籃盛尸去三朱榜標其後曰九聖曰山䰟曰五通罪皆有狀使徇于廟相次以驢牀釘二男四女及六䰟劊者朱帕首虎文衣亦各書其罪一人乃舊婢華奴以震死而爲厲者一人非命而爲木魅者男強死而行疫者䰟正神而邪行

者詐稱九聖者竊正神之廟食者生不守正死爲邪鬼殺人誤國無所不至而蹤跡詭祕如某人者皆先啗以食吞以木丸而後竊之其斃於雷火者又二十二人竟刑皆失所在武吏持云樞院牒致宣曰山魈之孽非本院敢違大律爲據臣僚奏請專勑施行牒請照會初郡人事九聖湼祠久爲民患及是光響訖熄自沈巫治從女病以十月七日迨二十八日乃畢事首尾踰再旬彥華所降天人與沈巫之怪無以異案語

音如鍾磬金玉細若嬰兒而怪聲則重濁類人云宣恨其始以輕信召禍自爲文曰志過紀本末尤詳予采取其大槩著諸此汯時方十四五歲

陳舜民

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自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默誦天蓬呪殊不顧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艴然怒

曰何必如此趨入房乃不見梁叔子參政說

貢院鬼

臨安貢院故多物怪吏卒往往見之乾道元年秋試黃仲秉鈞胡長文元通芮國瑞煇昌禹功永爲考試官國子監胥長柳榮獨處一室病痁晝卧一男子一婦人携手而入招榮曰門外極可觀君柰何獨塊處此榮不應就榻强挽之榮起坐澄念誦天蓬呪才數句兩人即趨出禹功之僕取湯於中堂覺如人疾步相躡者心頗動

望堂上燈光方敢回顧乃白鵝一羣叱之即沒長文之小史從堂後中間過遇婦人髙髻盛服凭闌坐不見其足稍前視之已失矣持更者言每夕必見此鬼往來云

東橋土地

李允升者以進士登第用樞密使汪明遠薦得上元令歸冝興待闕夢縣之東橋土地遣人來迎云當作交代允升辭以當赴官不願爲此職土偶甚怒曰汝且去上元滿一任允升到官二

年以事去竟用贓罪徙嶺南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過八十乃以薦被召除直敷文閣既而言者以爲不當得罷歸歸而病病且革見吏抱案牘來紙尾大書閻羅王林請衡花書名衡覺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嘗夢當爲此職祕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迎閻羅王

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乃之南門外時

乾道二年 二事方務德說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昏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曉其言次夕又夢至殿下王者据案坐判官抱文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杯

於廷下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爲男子矣父母驚遣報壻家以爲本非女子特以詐紿人投牒訟于州桉驗得實乃已其語音態度猶與女不異但改衣男服爾壻家復欲妻之以女云

神乞簾

永州譙門相對有小廟廟神見夢于録事參軍何生曰吾一方土地神耳非王侯也郡守每出入必徑祠下我輒趨避之殊不自安就君乞一簾蔽我如其言明日夢來謝化州守何休説録事之子也

南嶽判官

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度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𡊮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撫稍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内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撫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爲天曹録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

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此半月當發
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噩然曰必無是理勿
妄言才旬日疽生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死
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
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
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
謝罪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著青袍執簡
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炷香跪爐
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

苦趣猶當爲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
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黒蟒蟠屈土中半露其
脊趙酹之以酒他日姆復作撫來又邀趙謂曰
蟒禍已免今爲南嶽判官威權況味非陽官可
及得請於
上天許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焉趙責之
曰君爲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
旡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八鬼録可乎姆不復
答少頃卽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凡其送

終之事趙悉辦之撫從兄德升尚書擢後居天台始收䘏其孤云（趙之子不拙說）

夷堅丙志卷第一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末久即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祆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

陽侯廟食于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眞噲不已馮奮曰借使眞樊噲亦何足道歷詆其平生所爲不少懾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于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魏秀才

成都雙流縣宇文氏大族也即僧寺爲書堂

廣都士人魏君誨其羣從子弟它日家有姻張樂命伎優伶之戲甚盛諸生皆往觀至暮僅僕數輩亦委去魏獨處室中心頗動上堂欲尋僧而諸僧適出民家作佛事闔寺悄然乃反室張燈而坐夏夜盛熱牕牖穿漏松竹淒戛明月滿庭一婦人數往來知其鬼也外戶猶未閉不敢起益添膏油數挑燈舉手顫掉誤觸燈滅不勝恐急登床引帳自蔽時時望庭下婦人固自若也既又觸帳繩絕帳隨墜蕩然一榻空無遮

闌愈益懼不覺昏睡及寤婦人已在側魏蒼黃無計運枕擲之婦人悵惋驚起不復出外但繞室徘徊且笑且泣雞初鳴忽趨出少焉僧盡歸呼語其故乃三日前民家攢一柩於此今所見蓋其鬼云

蜀州紅梅仙

舊傳蜀州州治有所謂紅梅仙者紹興中王相之爲守延資中人李石爲館客石年少才儁勇於見異戲作兩小詩書屏間以挑之明日便題

一章于後若相酬答他日郡宴客中夕方散石
巳寢見一女子背榻踞胡床而坐問之不對疑
司理遣官奴來相汙染爲譴或使君侍妾來主
父被酒而私出者不然則鬼也自謀曰三者必
居一于此矣不如殺之猶足以立清名于世取
劒奮而前女子起行相去數歩閒逐之出户俄
躍升高木上奄冉而滅亡始大恐欲反室足弱
不能動會持更卒振鈴至前乃與俱還次夕又
至初覺暗中如小圓光漸隱隱辨人物已而成

人形雖不敢與語然財合眼必見之其友趙莊叔逵輩兩三人同結科舉課來共宿石竇之曰必相與唤我無令熟寐以墮鬼計然自是不復可脫後如成都亦隨以至或教之曰青城丈人觀神仙窟宅也君第往彼必不敢來既而亦然石追悔前戲付之於無可柰何久之歸東川過靈泉縣朱眞人分棟山下將入簡州境始不見蓋歲餘乃絕石字知幾乾道中爲尚書郎

劉小五郎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鬨
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
審其死意殊愴然才及門見老嫗携一女子氣
貌悲怨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
大鏡照之寒氣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
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爲南劍州劉五郎所
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了無相干吾固知其誤
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争者吾止之不聽
故也令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泫然泣下歎

曰茫茫尋不得漠漠歸長夜遂捨去劉生即蘇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携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陜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送出大將吴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鈇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

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煑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洩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儈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

遂付于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宮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與一柩凶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

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臨亭得疾寓訊如温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及温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

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竒應如神茲不載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塗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胷次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黄

仲秉𩰫家寫其眞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胷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觜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

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柰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曰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為斗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休遣人知須是著便宜運轉臨時袄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能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

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表果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眞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佳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据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鉤聯如鎖子云

長道漁翁

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

必拏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老矣尚自力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遥望之民宛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咂齧不置若披蓑茸茸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也

守約長老

漢州楊村鎮三聖寺長老守約彭州人元受業於州之白鹿山既死其弟子在山中者夢之曰

吾已託身異類只在山下某人家宜來眡我弟子覺而泣明日往訪焉得一犬四體純黑唯腹下白毛一叢儼然成守約兩字乃贖取以歸

朱真人

成都民李氏居郡城北嘗有丐者至容體垢汙可憎與之錢不肯去叱逐之入于門側遂隱不見李氏雖怪咤然不測爲何人後三日別一道士至顧其家人言曰汝家光采頓異殆有神仙過此者曰無之道士指左扉拱手曰此靈泉朱

眞人象也始諦視之面目冠裳歷歷可辨道士曰眞人來而君不識豈非命乎吾能以繪事加其上當爲君出力使郡人瞻仰即探囊中取丹粉之屬隨手點綴俄頃間而成美髯長眉容采光潤宛然神仙中人李氏驚喜呼妻子稽首百拜道士曰猶有一處未了吾只在對街天慶觀令姑歸晚當復來不揖而出過期杳不至就問之蓋未嘗有此人也李氏愈恨其不遇揭扉施觀中張忠定參政燾爲府帥爲建小殿以奉焉

聶從志

儀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傍郡李僞稱有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錄賴君復生顧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但巽詞謝李垂涕固請辭情愈哀聶不敢答趨而出徑還家再招不復往迨夜李盛飾治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必從我聶絕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

餘儀州推官黃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證事且還一使揖使少留將有所覩又行至河邊見獄吏捽一婦人持刀剖其腹擢其腸而滌之傍有僧語曰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聶不許見好色而不動心可謂善士其人壽止六十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世世賜子孫一人官婦人減筭如聶所增之數所以蕩滌腸胃者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既甦密往詢之聶驚曰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

室中此唯婦人與吾知爾君安所得聞靖國具以告由是播於衆口時熙寧初也王敏仲勸善録書其事他曲折甚詳然頗有小異又無聶君名及李氏姓聶死後一子登科其孫曰圖南紹興中爲漢州雒縣丞屬仙井喻迪孺礪作隱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其詞曰太虛八境初無二中有道人常洞視借問道人何等公從志其名聶其氏華亭春酣戰桃李香氣入簾人破睡凌波微步度勞塵栀子同心傳密意道人不動

如澄水看破新裝小年紀回身向郎郎忍弃愁
眺月華空掩涕含羞轉態春百媚而我定心初
不起世人悠悠初未知故有冥籍還見記儀州
判官臨潁生良原田 夜黃衣吏手提淡墨但倉
黃門列陰兵更奇僞昧爽堂皇勢呀豁玉帶神
君氣高厲靖國再拜呼使前案頭吏抱百葉紙
數行具書一善事聶君夜卻淫奔李由來冒中
無濁見前塵百暗心常止一室超然方隱几入
眼狂花亂飄墜定情豈復顧條脫合歡未許同

陽燧坐令宻行動幽祇棘使華年增一紀出門
仍問紫衣翁陰誅與世無差異百葉部中分次
第忠孝奔捐神所剿殺生之報定何如朝生暮
死蜉蝣爾踏翠裁紅可憐妓濯足瓊漿被鞭箠
房公湖邊秋色裏阿孫圖南前拜跪和頭授我
如上事願謁英篇書所以我聞南曹北曹天有
咫天知地知元宻邇豈惟妙藥徹五藏況復寶
鑑懸千里幽中諒有鬼能言宻處須防墻有耳
諸生舉止雖細微動念觀心實幽邃端知天上

戊申録託盡人間不平地東鄰西舍揔不知却
有鬼神知子細障礙爲壁通爲空只有此心難
掩蔽云何是中有明暗至行通神裁一理道人
兩眼無赤青揩定人間幾眞偽趙驊已矣馬元
死郡有隱德如君子嗟我諸生苦流轉奔色奔
聲復奔味其間貪魃尤陰詭收索携提入饞喙
都兒阿對共揶廠笑殺官人常夢檝雖云幽暗
巧規避僮僕羞之邪不愧哀哉詭譎王䇲公未
省胡顏向祁春我愛昔人尤簡貴寡欲清眞有

高氣曠然澹處但眞獨胷中豈復留塵累生死幽明了不期是心默與神明契王忱繡被下庭堂李約寶珠存含襚九原可作吾與歸斂膝容之想幽致喻公詩頗竒澀或不可曉云此卷皆黄仲東云

夷堅丙志卷第二

夷堅丙志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倀鬼

成都人楊起字成翁政和中與鄉人任皐同入京赴省試出散關下行黃花右界中此地素多寇不敢緩轡馬瘏僕痡三暑倦困入道旁僧舍少憩長廊閴寂不逢一僧兩客即堂上假寐楊睡未熟一青衣童長二尺面色蒼黑自外來持白紙一幅直至于傍欲以覆其面相去尺許若人掣其肘不能前童却二咨嗟久之掩泣而去

楊以爲不祥洒淚自悼亦不敢語人是夕泊村店中方就枕童亦至徑造𦐈側以所携紙蒙之退而舞躍爲得志洋洋之態𦐈不覺也明日行三十里間逢清溪流水二人往濯足畢事楊先登𦐈方以滌蕩爲愜未忍去忽大聲疾呼楊回首視之巳爲虎銜去矣始知所見盖倀鬼云楊是年登科

諾距那尊者

州青神縣中巖山諾距那尊者道場也山下

三石筍峭才鼎立游人齋戒往宿多獲見華幢豪光之瑞臨邛宋似孫過其地逢一僧在前酣醉跌宕挂新筍三枝於杖頭時方午暑殊可憎然未嘗語也僧回首咄曰我不飲酒君何得以犯戒謗我宋怒不對猶以其醉强忍不與校僧又曰知君是依政宋官人薄有淨緣故得至此宋忽悟其人負三筍豈非尊者示現乎下車欲致敬無所覩矣

李衢達

李弼違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爲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主溝胡生妾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陷虜後乃嫁胡胡弼違每戲侮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摭其公過肆溢惡之言告于都漕所善張君適爲幹官證以爲然下其事於眉州州令録事參軍閻忞典治逮捕邑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贓弼違當官清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缾爲價錢七百五十指爲虧直忞以爲非辜難即追攝郡守畏

者不從忿言立遣吏逮之弼違不勝忿自刎死死財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明生亦卒忿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爲誰曰弼違也又問之荅曰弼違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忿甚懼回面向壁引弼違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絜之故吾今目掩之即解胥間帛匝其頸忿不獲已起坐弼違曰吾前寃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

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禄命垂盡故敢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人甚多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忞如黃紙微淺碧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彌違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揖别而去忞略能記所書它日其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盖以所見驗之也忞少時亦卒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
長安舍于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巳銜山主
家婦嫣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
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
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
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
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于費曰吾不欲
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

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荅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希仲

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某氏館客主人小婦少而蕩詣學舍調客欲與綢繆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爲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爲第一人

張四郎

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立以禦魘魅救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青城唐耜爲邛守好游其地冀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耜惡其饒言叱使去既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鏡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悔已將執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采始疑爲

人俄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耜字益夫
仕至祕閣脩撰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
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
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
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
坐延入僧顧其僕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
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子泣請曰尊

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正啓醮筵舉家內外
以絶葷餜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
熟就廳踞坐析肉蒲柈分賓上真九位乃食其
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媪
至謝曰坐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常羅漢悔謝
之賜令解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
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卒今肉身猶存

道人留笠

永康青城山每歲二月十五日爲道會四遠

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會者旣集則閉觀門須齋罷乃啓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欲入閽者止之呼罵不已閽往告張氏子張慮其撓衆堅不許其人不樂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壁間脫所頂笠挂其上祝主人曰爲我視此徐當復來去未久笠如轉輪旋繞於壁上見者驚異走報觀中人共揭笠觀之得詩一首其語曰偶乘青帝出蓬萊劒戟峥嶸遍九垓緑履黄冠俱不識爲留一笠不沉埋衆但相視悔恨然無

及矣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笥中所携數啓之而信既長遂以術鬨蜀人目爲楊抽馬（謂與人抽祿馬也）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文忽書榻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

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于肆若三
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旣而驗之財
三四尺爾或跨驟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驟其庭
行久不反驟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
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
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
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
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
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爲某

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
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
乎殊可惜忱不答蹔出户而成都人來正報叔
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
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
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
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内蛇祟爾急
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
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

樹間而所説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
符遺忱使挂于樹女即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
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恭望先是
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
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
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
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
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
命應時即荅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

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曉迨揭牓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牓百餘人預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匱第幾沓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恃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脅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

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寃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踶其左肋下即死關壽卿耆孫為果州教授致書為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己事而為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

家女夫壻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處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杳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悖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揚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

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汙者不勝喜即日携謝錢且携酒殽過楊所楊曰吾家冗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去

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遣書扣所向楊荅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既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王孔目

成都孔目吏王生住大安門外每五鼓趨府必誦大隨求呪一通將及門率值婦人行汲如是久之一旦有惑志誦呪稍輟婦人忽至前曰我

每旦將過此吾主公必夙興如有 敬者故我汲水不敢緩今日獨否君豈有所慢乎王生竦然而去固不曉其語晚歸過江瀆廟心動亟入瞻謁見壁畫一婦人手持汲器蓋平生所見者

唐八郎

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喜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杪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

火又嘗摩拊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為吾父柩居亡何趙老果死久之告人曰張天師在仙井我將從之游弃家而行至仙井每夜卧室中白氣被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貟彥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縝丞相同必繼魁多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既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皿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家皆喜彥材既入試誤有所識於白襴上為內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特旨列於五甲末

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
去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
免舉衆士俱不利負顯道興宗家以肉蒩作餅
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
物可以爲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尚有四枚何靳
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
逢道人遺交子二千援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
唐八郎民接書即行同輩稍黠者咤曰吾聞八
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

紙也急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

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遲了

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此卷皆負輿宗顯道說

夷堅丙志卷第三